

母亲李慕琳在时代洪流中(下)

◆ 杨沪生

指导师生创作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

母亲过去虽然未曾涉及过芭蕾,但她虚心学习,力求从外行转为内行。她很快熟悉了芭蕾的两百多个基本动作,不仅反复背诵牢记在心,而且执著地追问什么样的动作才是规范的……她逐渐从一名党务工作者成长为遵循艺术规律的舞蹈教育家。

1963年底,上海举行了华东地区话剧现代戏观摩演出。1964年春节,市委动员大家以“社会主义文艺占领阵地”,上海市舞蹈学校的师生深受鼓舞。可是,对于学习芭蕾舞的师生来说,拿什么去为群众服务呢?母亲因势引导,启发师生们敢想敢为。由此,学校掀起了创作高潮,先后成立了四个创作组。芭蕾舞科成立了以胡蓉蓉副校长为主的《白毛女》剧组,以祝士方、林泱泱为主的《包身工》剧组。民族舞蹈科成立了以陈明、杨威、方元和朱莘为主的《镰刀》剧组,以刘振学、李晓筠、方元、俞惠麟为主的《长征组舞》剧组。

1964年2月,母亲组织教师们对芭蕾舞民族化问题展开热烈讨论。母亲说:“要充分认识芭蕾舞民族化发展的方向,要反映中国人自己的生活历程和历史轨迹,要闯出一条新路。”

副校长胡蓉蓉说:“芭蕾舞民族化,我认为是可以‘化’的,我们不要等,要动起来!”她对芭蕾舞民族化问题的探索,得到了母亲的大力支持。母亲让胡蓉蓉组剧目班子,并配备了傅艾棣、林泱泱、程代辉任编导助理,请来了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、作曲家、延安鲁艺的老战士严金萱为舞剧《白毛女》作曲,并由母亲、严金萱、胡蓉蓉三人组成了《白毛女》创作领导小组。同时还邀请戏剧家黄佐临与京剧大师周信芳、京昆名家刘斌昆,参与剧情的构思与演员形体的指导。

1965年,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在第六届“上海之春”音乐节上靓丽登场,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。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、邓小平、陈毅等都亲临观赏。周恩来陪同外宾先后17次观看

了《白毛女》。

1966年7月13日晚上9点,周总理到虹桥机场送走外宾后,在时任市委书记陈丕显、市长曹获秋和宣传部长杨永直、副部长孟波等的陪同下前往舞校,母亲及其他校领导在校迎接总理。总理第一句话就关切地问她:“慕琳,有你的大字报吗?”又问胡蓉蓉有“大字报”吗?总理表扬了舞校坚持上课和演出。

1967年4月24日,周恩来再次陪同毛泽东观看了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的演出。毛泽东看得非常高兴,每一场都热烈鼓掌,并称赞道:“《白毛女》好!”

在近半个世纪的里程中,《白毛女》一共演出了2000余场,它的足迹遍布亚、欧、美、澳四大洲。1994年,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被评为中国“二十世纪经典作品”。

向空军调巧克力给学生补营养

母亲对舞校的教师关怀备至。舞校初创时,恰逢1961年春节,从北京调来的年青教师不回家过年,她就热情邀请他们到我们家吃年夜饭,并对他们说:“这里就是你们的家。”

母亲对学生充满着母爱。当她看到同学在课间跑出教室,督促他们披上衣服,擦干汗水,提醒他们防止腰部和膝部受凉患上职业病。她经常到学生食堂,关心他们的伙食,饭菜是否合胃口,是否有挑食现象。晚上睡觉时,她还到学生宿舍去查看双层床上铺的栏杆是不是牢固、被子是否盖好。

三年困难时期,物资供应严重匮乏,学生们练功,体能消耗大,营养跟不上。母亲就向父亲反映这些情况,父亲特地和空军部队协商,调拨了部分物资支援舞校,其中有巧克力。我们家三个孩子,对巧克力都感觉新奇。我最小,就问母亲,能否给我也尝一尝?母亲慈祥而严肃地说:“这是给舞校学生补充营养的,为的是保障他们的学习。”现在回想起来,我仍感到惭愧不已。

母亲对自己的要求极其严格,甚至近乎



■ 晚年李慕琳

苛刻。在任舞蹈学校校长期间,她有很多机会随团出国交流考察,但是她都安排其他同志去。在任的25年间,除了在1963年因文化部组团出访过一次朝鲜外,没有去过其他国家。舞校创办的最初6年,因她做出过的贡献,又是延安时期的老同志,市里几次要给她提级,她均使用了个人的“否决权”。1966年1月,中共上海市委发文提拔母亲担任上海市文化局政治部副主任(副局级),但是为了舞校的工作,母亲在接受组织任命的同时并没有实际“到任”,直至“文革”爆发。

临终前要我们悟透人生“八字诀”

可惜,好景不长。1966年5月“文革”爆发。9月下旬,学校造反派宣布“以李慕琳为首的舞校党支部是修正主义党支部”。不久,还竟然开除了李慕琳、周志勇、严金萱等校领导的党籍。此时,关于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的“香花毒草”之争也进入高潮。(当时,父亲与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石西民正安排《白毛女》进京汇演),进京汇演之前,舞校造反派企图组织罢

15.珍惜人生每一天

在日常生活中,不时有一些青年朋友来信或当面询问:请联系你的新闻人生,谈谈平时应该怎样想和怎么做,才能实现自己的憧憬,让美好的愿望变为理想的现实?说实在的,这绝非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楚,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那就是从珍惜人生的每一天做起。有一首题为《人生只有三天》的诗这样写道:

一个人的一生只有三天:
昨天、今天和明天。
昨天,它已经过去,
一去不复返;
今天,它正在你的脚下,
分分秒秒在缩短;
明天,它是未来,是希望——
它在呼唤,它在招手,它在挑

战!

亲爱的朋友们,
让我们珍惜自己的人生吧!
因为人的一生只有三天:
昨天、今天和明天!
我想,这首言简意赅、催人奋

发的诗,应该成为我们珍惜人生每一天的清醒剂、动员令,成为“吾日三省吾身”,不让一日虚度的座右铭。我一直铭记着这样三位世界名人的话。一位是马丁·路德·金说的:“我有梦想。”另一位是杰克·伦敦说的:“热爱生活。”再一位是温斯顿·丘吉尔所说:“永不放弃。”这三句话联系起来就是:人生要有追求,要拥抱生活,超越自我,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要百折不挠、勇往直前!我深切体会到,要切实践行这三位名人的话,使自己真正有所作为,不辱使命,关键要具备“三心”:热心、专心、恒心,并付诸在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实际行动中。

所谓热心,指的是有兴趣,有激情,有追求,有一种事业心和责任感。常言说:“热爱是最好的老师。”有了兴趣,你就会呕心沥血,知难而进;没有兴趣,就提不起精神,更谈不上刻苦攻关了。在我国新闻界,从著名新闻工作者、《人民日报》原总编辑范敬宜,到我们《新民晚报》老社长赵超构,都是从年轻时就立下从事新闻工作的志向。他们尽管在人生道路上历经坎坷,一度飘忽不定,但对新闻工作初衷不改、痴情不变,始终不辞辛劳,以写作为

伴,而江青更是肆无忌惮地说:“李慕琳是上海舞蹈学校最大的‘剥削者’。”不久后,母亲即遭到“市革会专案组”的隔离审查,还遭到“批捕”,受到长达五年的非人折磨,使母亲的身心遭受到无以言状的严重摧残。

1969年2月,哥哥宁生离开上海赴黑龙江农场前夕,向被非法“隔离审查”的母亲辞行。当他见到满头白发却挺直着身子、拿着扫帚在楼梯旁打扫卫生的母亲,看到母亲居住在一间利用底层楼梯下方斜三角空间隔成的“隔离室”时,哥哥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
这时,母亲却非常平静,亲切地问哥哥:“你们都好吗?”听哥哥说自己马上就要去黑龙江农场时,母亲的眼中闪过一缕关切,她坚定地对哥哥说:“去吧,孩子,到农村好好干。不用担心我,要相信党、相信人民、相信历史!”寥寥数语,流露出了母亲对儿女深切的爱!

十年动乱结束后,1979年6月6日,母亲再次回到上海市舞蹈学校担任校长。在此期间,她夜以继日,加倍努力,想夺回流逝的光阴。她将“文革”前的工作计划付诸实施,参与建立上海芭蕾舞团与上海歌舞团的工作。

然而,由于母亲在“文革”中遭受的摧残,使她患上了严重的骨质疏松症,健康状况很差。为此,单位专门给她配了一辆小轿车,但被她换成了一辆大客车,用来接送舞校的师生,她自己依然每天挤公共汽车上下班。

当时公共汽车年少人多,十分拥挤,母亲在一次挤车的过程中发生了压缩性尾椎骨折。受伤后,为避免组织和家人担心,她自己去医院治疗,并说是医院要对自己的旧疾进行检查和治疗”。就这样,母亲坚持工作到1984年才离休。

2002年12月,母亲在弥留之际,在病榻上给我们留下遗言:要我们悟透人生的“生、死、荣、辱、利、害、得、失”八个字,要真正懂得为谁谋幸福!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为我们留下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,即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。

摘自《上海滩》2014年第9期

伴,以办报为业,因而在社会上和新闻界都享有盛誉。

所谓专心,指的是专心致志,心无旁骛,殚精竭虑,忠于职守。特别是在心浮气躁的当下,要做到不为外面的浮华世界所动心,不为各种物质的诱惑所左右,能静得下心来,耐得住寂寞,坚守精神家园,努力修炼古人那种“两耳不闻无谓事,埋头只读圣贤书”的涵养和“板凳坐得十年冷,不写文章半句空”的功夫。我们说,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,来不得半点含糊和虚假,它需要的是认真的态度和吃苦的精神。马克思有一句至理名言:“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,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,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。”不少革命导师和文坛学士,在这方面不仅有许多精辟的论述,而且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。

所谓恒心,指的是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,百折不回的毅力。因为学习是个循序渐进、逐步积累的过程,急不得,偷不得,“三天打鱼,两天晒网”是它的大忌。俗话说:“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”,“只要功夫深,铁杵磨成针”,体现的都是生活中最平凡的哲理。这既是一个学习规律问题,更是一个人的自我修养问题。2011年五六月间,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,许多两鬓染霜的艺术家走上舞台,演唱以前走红时的成名歌曲。想不到他们如今演唱时仍像当年一样声情并茂、酣畅淋漓、扣人心弦,这除了因为他们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外,与平时的“曲不离口”,“夏练三伏,冬练三九”无疑有很大关系。

我今年七十有四,按传统说法已是古稀老人了。作为一个过来人,恳望青年朋友们在设计未来的时候,不要局限在眼前,拘泥于短期行为,应从造就精彩人生的战略高度来思考、来谋划。这就需要我们在“风物长宜放眼量”,看得更远一点,想得更深一点,尽可能同今后的人生之路怎么走挂上钩,同如何更好地尽责社会、服务人民挂上钩。有了这个前提,就有了主心骨,有了精神动力,就会义无反顾,从而成功跨越人生的每一“站”,走好人生的每一步,珍惜人生的每一天。

明起连载《这样吃,白发变黑发》

闷与狂

王蒙



23.时间是什么

我们活得、记得、忆得十分真切,真切得像每平方米四角八分钱的住房。真切得像每斤九角六分的酱猪肉,像阔口瓶装的卤虾酱与翻扣在条上的霉干菜。真切得像一只落到树枝上的鸟在叫。真切得像我抚摸过的唯一的温暖。时间,什么是时间,时间是什么?烟一样地飘散了。波纹一样地衰减、纤弱、安静、平息下来,不再有声响了。死一样地经过了哭号,经过了饮泣,经过了迎风伫立,经过了深深垂下的眼帘,忘却一样地失去了喜与悲、长与短、生与死、有与无的分了。时间仍然可能动人,时间仍然可能欢跃,时间仍然可能痛哭失声,痛定不再思痛。痛变为平静,平静不会轻易再变成痛,平静是痛与不痛的痊愈的伤口。

花朵枯萎了,也许有种子,种子也许发芽,长成小的、中的、大的、古的树。痛苦结尾了,有一抹微笑与宁馨。然后有一个符号,有一行字,有一点记载,然后电闪雷鸣,然后往事如狂,旧泪如注,然后凝结为作品,作品结束了疤,你能不为作者掉一滴滚烫的眼泪?语出《最宝贵的》。然后成为一片夹在笔记本里的树叶,一张照片,一个梦中的惦念与操持提醒,在若有若无之间,在若你若我之际。时间在等待相遇与相识,时间在等待知己与挚爱,等待抚摸与亲吻,时间在等待迷恋与融化,在等待阴阳二电激荡出雷鸣电闪。昨天与今天既相恋更相思,既苦涩又甜蜜。时间等待复活、审判、重温,像蓓蕾等待开放,像露水等待草籽,像钢琴等待击打,像礼花等待鲜艳的点火。上个世纪的生物学杂志报道:塔斯社列宁格勒讯:苏联科学院植物园的温室中出现了世界上最罕有的现象之一:一颗古代保留下来的莲子发了芽。这颗莲子是中国朋友送给他们的六颗种子之一。这些种子是在沈阳附近挖掘埋煤时发现的,这些种子已被保留了数千年。时间的精灵始终躲在我们的身畔,或者突然的绚烂,或者有永久的谦和,以无声期待大的交响,或者只是轻轻地挠痒我们。它